

# 行腳頭陀與數學遊俠

釋如石

「頭陀」，是梵語 dhuta 的音譯，意為修治身心、淨除煩惱。根據經論，頭陀行的守則有十二或十三條，其要求標準相當高，遠較比丘戒嚴格，因此也較難遵行，特別是其中的日中一食、住阿蘭若、住塚間、住樹下等等。它們不宜初學，比較適合已具備三學基礎又有志於深入定慧的瑜伽行者。

一般人由於執著我和我所，所以會引生貪懼，患得患失。為了有效對治並消除此等煩惱習氣，頭陀行者採取逆向操作的方式，主動遠離較安適的寺院生活，除了三衣一鉢等必需之外，其餘長物一律捨棄，次第乞食，遊行四方，隨緣安住於荒郊野外、樹下、墳場、洞穴、山林等僻靜之地；強迫自己面對單獨行腳所可能帶來的飢渴、疲憊、挫折、苦惱、疾病、恐懼、甚至死亡的威脅，藉此提高警覺，增強正念正知，以便契入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的生命真諦。總的來說，頭陀僧以大自然為修行的道場，也以體證無我的生命本然狀態為解脫的鵠的，這與道家主張「道法自然」、反璞歸真的旨趣確有幾分相近。

頭陀行法始自佛陀時代，但卻非聲聞佛教所獨有。大乘佛教中以定、慧實踐為主的印、藏、漢傳統教派，同樣重視此一行門之精神。印度的大乘論典《入菩薩行·靜慮品》中，就有不少內容是宣說住阿蘭若利益的，例如：

故當獨自棲	，	事少易安樂	，
靈秀宜人林	，	止息眾散亂	。
空舍岩洞樹	，	隨時任意住	，
盡捨護持苦	，	無忌恣意行	。
離貪自在行	，	誰亦不相干	，
王侯亦難享	，	知足閒居歡	。

另外，「以悟為則」的中國禪僧，為了尋師訪道、借境練心，往往「一鉢千家飯，孤僧萬里遊」。趙州禪師年屆八十高齡，依然四處行腳，「只因心頭未悄然」。雲門和尚為使心猿罷跳，意馬休馳，同樣「困風霜於十七年間，涉南北於數千里外」。可惜時至今日，此一最能體現原始佛教精神、最有利於消除煩惱習氣、同時也最能兼顧現代環保意識、尊重多元種族與文化的傳統修學方式，除泰國東北等少數教區之外，都已逐漸沒落了。「古調雖自愛，今人多不彈。」哀哉！

頭陀行的主要目的，當然是深入定慧，速成解脫。不過，在此一目標尚未達成以前，頭陀行者仍將薰習出某些不凡的道味，例如少欲知足，胸襟豁達，隨遇而安，崇尚自由等等。然而，這些道人的特質有可能匯集在一個俗人身上嗎？有的，匈牙利數學家 Paul Erdos (1913 - 1996) 就是罕見的一例：

厄多斯是二十世紀最傳奇的數學家之一。他生於猶太家庭，二十一歲獲博士學位後，繼續到英國深造，從此便浪跡天涯，四處旅遊講學。他相識滿天下，卻沒有成家，沒有穩定的工作，也沒有支票，生活全靠演講費和研究獎金。他總是隨身攜帶兩個皮包，塞不進包包裡的，便毫不顧惜地拋棄。1983 年，厄多斯與陳省身同獲「沃爾夫獎」，但他只保留了 720 美元，其餘獎金 49280 美元全數捐出。

熱衷抽象思考的厄多斯，生性單純，胸無城府，與人為善，而別的數學家也樂於與他合作，所以特別多產，一生總共發表了 1475 篇論文，堪稱歷來最多產的數學家。更奇特的是，全世界的數學家似乎都覺得有責任照顧他，就如同為數學界盡義務一般，所以他每到一地，總有人為他安排生活起居，然後聆聽他的數學巧

思；接下來，又有其他數學家買好機票，訂好房間，請他移駕到別的地方。

厄多斯的母親一直希望他能安定下來，娶妻生子，但不食人間煙火的厄多斯卻回絕說：「那太複雜了。基本上，我的心理不太正常，無法忍受性的快樂。」他認為，一個人兩袖清風、無親亦無怨地雲遊四海，算不得是什麼犧牲，因為希臘古哲曾說：「智者雙手空無所有」。

綜上所說，筆者直覺地認為，厄多斯若非未成聖道的行腳頭陀轉生，便是異教的遊方僧再世。